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仰瞻烟霞

范曾二〇一二年新作



仰瞻煙霞

王羲之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仰瞻烟霞：范曾2011年新作 / 范曾著. — 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2.11
ISBN 978-7-300-16650-6

I. ①仰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0462号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仰瞻烟霞——范曾二〇一一年新作

范 曾 著

薛晓源 编

Yangzhan Yanxia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mm×230mm 16开本	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
印 张	11.5 插页2	印 次	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27 000	定 价	5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1	仰瞻烟霞, 伏增肃敬 ——我从儒家立场概述孔子
49	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职典礼上的答词
53	泼墨的世界 ——格拉斯哥大学之演讲
63	《范伯子全集》序
67	人类悲剧的终结 ——在太湖文化论坛首届年会的讲话
71	淮将的肩章 ——记戴高乐将军
85	在“柳浪谈艺”上的致辞
95	国学的终极目的是“为己”以“利他” ——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
105	树“四心”, 致和谐: 国学与现代文化 ——《中华英才》访谈录



- 119 食犬说
- 123 新世文艺复兴曙光已临
——在钓鱼台南通大学终身教授聘礼上的讲话
- 125 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
——中央电视台华人频道访谈录
- 141 留下永恒的记忆
——在范曾艺术馆奠基典礼上的讲话
附：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秘书长阿尔诺·多德里夫在范曾
艺术馆奠基典礼上的讲话
- 145 《法乳传灯》序
- 149 莲灯长明
——在《法乳传灯》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
- 157 《六祖坛经》概述
——范曾选录并点评

仰瞻烟霞，伏增肃敬

——我从儒家立场概述孔子

第一节 孔子其人

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（为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所生，野合者无正式婚礼之意），殁于公元前479年。祖先曾是宋之贵族，至孔子时家道已衰败，所以孔子自称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。从孔子最初在鲁所任之小吏如委吏（管仓库）和乘田（管牛羊）可见“鄙事”是孔子走向政治的第一步，进而为小司空，搞土木建筑，进一步为大司寇，管司法、刑狱、治安，类似公安部长，最高职务为“以司寇之职，摄行相事”，相当于副总理之职。孔子的声望，不是他在职时形成，而是免官后周游列国，回国后教育弟子、整理典籍时逐渐伟岸，时称“夫子”，是知识分子之尊称。也就是从公元前496至前479年他殁时，这十八年间确立了他千秋万代的至尊之位。“国史于大臣，向无定论”（范伯子语），这不仅用于大臣，也可用于圣人。孔子的地位，今略示以图（见下页图1）。

孔子周游列国，历时十三年，地域应在河之南淮之北（当时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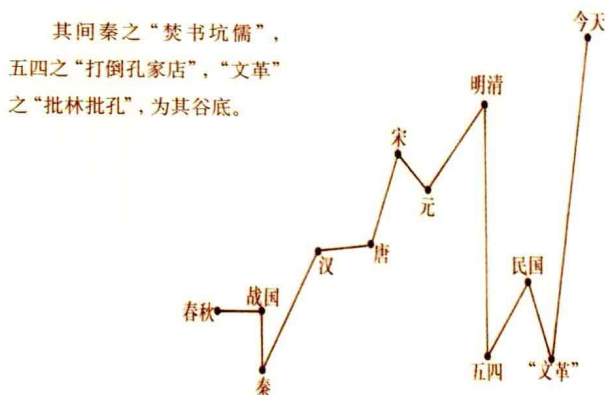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孔子历史升沉图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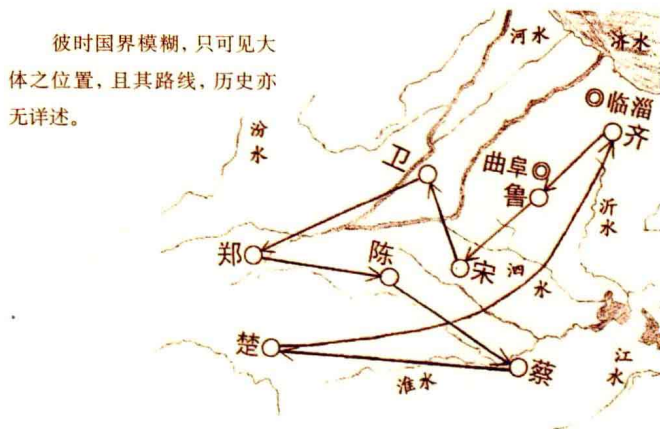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孔子周游列国图略

河称“河”，可能上游植被使水土得以保持，河水未必是黄色），即在今之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这些范围。史载历宋、卫、陈、蔡、楚、齐诸国，然而当时的国君热衷于争王称霸，无意于礼乐之治，孔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得实现。

公、蔡昭侯、楚昭王、齐景公。孔子恐怕只见过卫灵公。在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》中有如此的记载：“卫灵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‘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’明日遂行。”孔子席不暇暖，奔走凄惶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“孔子适郑，与弟子相失，孔子独立郭东门……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此处我的感受是一个圣者在乱世所遭的苦难，司马迁也决无奚落之意。

在楚国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第十八》）这是一位高士对孔子的谏言，告诉孔子，他的一切治世之道都不会得到各国君主的纳取，今天的君王个人危惧惕厉，都处于险恶之境，还是回去吧。周游十三年后，回到鲁国，他早已无意于仕途，乃宣称“述而不作”、“信而好古”，用他残留的五年，编写了千古不朽的著作：删修《春秋》，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史，整理《礼》、《书》，删选《诗经》，这都成为儒家的经典。

孔子死后，命运多舛。三日风四日雨，围绕着孔子，成为政治的话题。乱世或者风云板荡之际，孔子往往被人拿出来谈事。其于历史上最惨烈之境，则有三：秦始皇之“焚书坑儒”、五四运动之“打倒孔家店”与“文革”时期之“批林批孔”，其中以谭厚兰于孔陵造反达于极致。七十几座衍圣公的墓碑完全打碎，至今以水泥镶接。墓室被掘，其时王效禹谓，农民们挖得好，一夜能挖出一辆拖拉机。这是历史上最无耻的一页。

汉武帝和董仲舒于诸子百家中，独钟于儒，不仅确立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至高地位，而且儒者直接参与了政治的最高领



导，如汉代的匡衡、张禹、孔光、马宫等，都居宰相之职。而汉时对孔子的崇拜，最后发展为一种神化运动，以为孔子之说预示了一个伟大帝国的蓝图。孔子虽歿，而加官晋爵，代有增益：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；宋谥至圣文宣王；元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；明谥至圣先师孔子（注意：这儿由“文宣王”改“先师”，非贬损也，师者，王者之师也）；清则集先世之美誉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”，进一步确立了孔子“王者师”的地位。历代的诸侯、卿相、巡抚、道台，无不予就职时拜谒孔庙。

今天的祭孔与历史上的祭孔不同，往昔希望孔子的光环能造就一个礼乐并举的盛世。今天之祭孔，则是弘扬儒学中的理想的道德观、秩序化的社会和谐观，以及“礼”与“仁”相为表里的教育观。

今天我们不会将孔子重新罩上神的外衣，最准确而恰切对孔子的评价是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往哲。他的人本主义精神、民胞物与的爱民思想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式，是他最真实的一面，正在新世展现出来，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宏门正学，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。孔子思想所以历久弥新，是因为他的质朴、真实和无邪。

第二节 孔子的“天”、“命”与“道”

孔子在《论语·述而》篇中有云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这是孔子人生历程的总纲。孔子之论“道”，与老子之论“道”不同，质言之，老子之“道”是“自然的人格化”，而孔子之论“道”则是“人格的自然化”。在孔子看来，恰到好处的中和之

“道”，便是自然存在的状态，自然正是无处不合理、无处不自在、无处不恰到好处的，孔子所希望的理想人格，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。而老子则将“道”作为宇宙本体来看待，孔子之“道”，则是将天道带向人间。孔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无大过矣。”

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在深刻了解到天地万物恒变不居、物极必反的规律之后，他想自己在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之时，不会犯更大的错误。

孔子的思想中有着一个杳冥的“天”的概念，然而他不会相信天是一个存在的实体，在这一点上，与老子又有相通之处。在我谈老子的“常有+常无=混沌”时，曾对老子天才的宇宙本体论有所阐述。“天”在孔子也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混沌的大存在，他有时可以决定人的富和贵，而“命”却可以决定人的生和死。生死亦大矣，这不是由个人的意志可决定的，尤其在古代对生命科学的认知还十分浅薄之时，只有依凭于命定。其实富贵和生死相比较，当然是小事，决定“命”的乃是“天”，所以颜渊死后，孔子悲痛欲绝，说：“噫，天丧予，天丧予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我们不妨用唐以后称孔子为文宣王来看孔子素王的地位，颜渊之死，可以说素王失相，清张岱于《四书遇》中称：“圣门王佐，止颜子一人，今也早死，非天丧予而谁丧我？”孔子愿意循天地之大道行事，而天却很少垂顾于他。即使如此，孔子在对子贡的这段讲话中依然表现出他对“天”的忠诚不二。

“子曰：‘莫我知也夫。’子贡曰：‘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’子曰：‘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’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孔子把自己视为下学上达的“天”与“人”的中介，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，连地方的小吏见到孔子，都会发出“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



子为木铎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

孔子敬天，因为上古之世，在宗教和科学都不存在的时候，自然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敬仰，这在孔子尤然，他不只是自然之子，也是自然的使徒，他一生所作的可以简括为使“人格自然化”。他本人身体力行，至死不懈。

孔子之世，虽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宗教，然而原始诸神鬼之说早已有之，芸芸众生的敬神或者帝王的敬神，本身是一种愚昧，孔子则教导人们“祭神如神在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不要敬神时一片虔诚，敬完神依然故我，而他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在殷周之世“神”和“鬼”，都是值得人们祭祀的，孔子则将“务民”之一“义”注入于祭神之中，孔子所深刻理解到的“精义”，不是属于玄而未知的领域，而正是指“知”的领域，所以敬鬼神是杳远的，而“务民”则是切近的。孔子不反对敬鬼神，只是孔子是为了悟道得知，从而做切近的人间的事。然则孔子又进一步问自己“务民”之“知”已然具备了吗？孔子则谦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”

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这“有”和“无”，则与上文提及的《老子》书中“常有+常无=混沌”的观念不期而遇。清张岱在论此语之时，说得最是透辟：“镜无相而相现，江无影而月来，风入窍而于喁，钟受击而响彻。全体无而全体有也，随问随叩，叩不由我，随叩随竭，我亦不留，我有知乎哉，无知也！”孔子是与天意相通之圣哲，他有些像《庄子》书中的老龙吉，孔子的智慧与天地闲闲大智：镜相、水月、风喁、钟彻相似，他的知与“天”同在，而不在一己之身，他的“无知也！”正是大智若愚的象征。

关于“生”和“死”，一直是困扰着东西方大哲的问题，孔子的回答方法是“存而不论”。《论语·先进》中有云：“季路问事鬼神，子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’曰：‘敢问死。’曰：‘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’”这一问一答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从本质上讲，孔子是一个面对现实人生的践行者，而不是一个寄意虚妄的有神论者。

明代有一位儒生萧惠问王阳明生死之道，王阳明说：“知昼夜即知生死。”他又问昼夜之道。王阳明说：“知昼则知夜。”又问：“昼亦有所不知乎？”王阳明回答道：“汝能知昼？懵懵而兴，蠢蠢而食，行不著，习不察，终日昏昏，只是梦昼。唯‘息有养，瞬有存’，天理无一息间断，才是能知昼。”（见《王阳明全集》第42页）这段话，几乎是衍绎孔子之述说。一个醉生而梦死的人，是既不知生，又不知死的。于是，首先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人生道路，所谓志道、据德、依仁、游艺的道理一以贯之于孔子的所有言说，即如前数章我们谈《易经》之时，谈到虽为后儒伪托孔子的《易》大传《十翼》，也表现了孔子入世的，对阴阳、成败、利钝、得失的判断。我们的国学开讲，不是灌输支离之学，当我们走进国学之丛林时，见到万木依存而掩映，那是一片葱茏的雨林，不是坍塌的斗兽场。

那么最后我们叩问一下孔子，“天”，到底是什么？孔子答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“天”就是那四时有定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自然，庄子之说其来有自。所以，即使反孔激烈如庄子者，也逃不了孔子之大限，因为孔子是天与人的桥梁。

第三节 天降大任于斯人

孔子希望于社会、人生的是秩序、正名、公正、无私、爱人，当人们做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就不愧“君子”的美称。在孔子的所有言行之中，他奉行“君子”的原则，而作为“君子”的旗帜上，有一个徽号“仁”字。“仁”字在《论语》中凡见109次，可以说“仁”字概括了孔子道德、伦理和礼仪、尊卑的全部内容。孔子的一生无论如何艰难颠厥，他的内心永远是静如止水。即使遭遇到被斥、受困，他都能泰然处之，因为孔子有他的道德理性、良知命令和是非判断；有他的仁爱情感、艰苦践行和行为规范支撑着他。刺客司马桓魋当然是王霸的鹰犬，想杀害他，孔子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

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这是他在险境之中，保持着自身的尊严。而当世俗之见以为孔子如“丧家之狗”的时候，孔子欣然，他对学生子贡说：“形状末也，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然哉。”说得对啊！不过此人仅看到形象的微末之处，他哪懂得这谄陋的外表里怀抱着一颗拯济苍生的心灵。孔子这是在受到最鄙俗的诟骂时，表现出君子的坦荡胸襟。

然而孔子对天，永远怀着最虔诚的敬仰之情。天是什么，前章之末已提及，那是无言的伟大存在。它不会轻易地为敬仰它的人铺上一条通向康庄的大衢。相反，它会设置种种非常人容忍的困境，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。“天”，在孔子，是一个大不可方的、无形无迹的、超越神灵鬼怪的虚空，而它所展示的伟力，则是一种无言之教。孔子崇拜“天”，甘受天所带给他的一

切灾难，包括夺走他最心爱的学生颜回。然而天却选择了孔子，授之以震聋发聩的木铎，然后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，使他沦落如丧家之狗。

在春秋之末，社会道德之沦丧，至于极矣。孔子足迹所至，满目疮痍，这是一个不可挽救的世道，上至国君如卫灵公，“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，孔子适陈”，在孔子眼中，这个一天到晚与宦竖、嫔妃厮混的国君是不可与语的，他愤愤然地喟叹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”难道还期望这样的人，来推行其仁政吗？而社会上所谓有智的贤达如桀溺，自视甚高，以为能看清天下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”孔子以为不过是小人之道，而断非君子之道。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如荷蓀丈人，则视孔子缺乏生活实践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不足称“夫子”。孔子见到这样的狂肆者，也只有不与之谋。唯一值得孔子欣赏而感动的是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，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”这是说你孔子奔走栖迟、一无所获的根本原因是，这世道已病入膏肓，你想见到的宋景公、卫灵公、郑声公、陈湣公、蔡昭侯、楚昭王、齐景公，包括自国的鲁哀公都是昏聩无能、危殆在即的国君。他们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跟你周旋，你还是回去吧！过那“追往事，思来者”的“述而不作”的生活。这是孔子周游列国所遇到的唯一贤者，然而孔子再也找不到他，回去吧！十三年的风餐露宿应该结束了。

十三年周游列国，孔子憔悴而疲惫，但并不曾消磨尽孔子博大的怀抱。他悲天悯人，使他走向更为广阔而深远的途程，这时孔子



已是一位68岁的老人了。

终于在历尽百凶之后，天授以木铎，这木铎，便是孔子在73岁歿之前五年，所作的整理《春秋》，修订《礼》、《书》和删节《诗经》的工作。这是为往哲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盛事，儒学因为有了这样的典籍，成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的学术体系。

孔子生平的言说，由其弟子整理，成为《论语》，书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。其他记载孔子思想与事迹者，尚有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·孔子家语二十七卷》和《易》大传《十翼》。

我以为《论语》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·孔子家语二十七卷》是读孔子的必备参考书，而《论语》则应熟读。

我们应该赞叹司马迁的史笔，他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一文最后，为孔子定名为“至圣”，这真是一言九鼎，自兹以后，“至圣”成为孔子永恒的名号。

第四节 为己之学

《论语·为政》篇有云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孔子这句话，当然是七十岁以后讲的，从三十而至七十，谈到自己修为的五个阶段，年龄愈长，则层次益高，今略述其详。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这“学”字有分教，这不是叨陪鲤对、孔鲤趋庭时孔子所

问：“学诗乎？”“学礼乎？”之学，那是初级的“知”的阶段。而《为政》篇中的“学”，则是源于播种之“志”，这“学”是看清楚了“宏门正学”而非旁门左道的严格修为。孔鲤趋庭之学，只是为了言语和处世，不包含远大之规划在。至十五岁总角之年，这时是应当定出人生目标和宏大志向的时节，是人生中最关紧要处。“三十而立”与孔鲤趋庭之“立”又有不同，那是教导儿童作人的礼仪规矩。而三十岁之“立”，是自十五岁而又经十五年磨砺之后，有所建树，所谓“立”已非一己之立，立己亦欲立人。谈到“立”，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有一段谈得极为详审：“仆闻之：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爱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予者，义之表也；耻辱者，勇之决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而列于君子之林矣。”作为一个成熟的男子，包含了上述五方面的道德标准，舍一不足以托世而列于士林。这些观念，应都来自他所赞誉为“至圣”的孔子之口，因此三十岁大体可以看出此人可否成一个“君子”抑或不事修为沦为“小人”。在春秋之世，“小人”有两义焉，奸佞不轨之人固为“小人”，而胸无大志、习焉无恒，于是混迹苟活者，地位必也低卑，亦可称之为“小人”。“四十而不惑”，非指又下十年功夫，而是对已学得功夫“证”得其为真理、其为“道”之所在，逐节证之，节节相叩，则无大惑不解处矣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五十岁之前所攻习、涵养、澄证之学问，必使人渐渐与“天”相侔，与“道”相通，这是打通天人隔阻的时节，当此之时，即有陶渊明渔父之入桃花源，豁然开朗之感，这在学人最是重要。禅家之“悟”与儒家之“知天命”，意思是相去不远的。孔子既是“天”与“人”之间的桥梁，那么“天人合



一”则止一步之遥矣，孔子有此意矣，然“天人合一”之命题，还得等到他的孙子孔伋（子思）之时才提出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唯属于东方之智慧，孔子其为拓荒者、孔伋其为立则者，当无争议。“耳顺”则是一个极难达致的高远境界，并非如常人所谓听得见反面意见也。“耳顺”者，当学者无一不详悉罗列于胸次之时，与“所知”者了无间隔，不假思索，即符夙因（良知），当此之时“天命”无处不合“人意”。《六经》之中未见过“耳顺”一词，以我的理解“耳顺”者非指耳有所闻遂有所感，有所感，然后拣择之，这还是对“耳顺”一词的肤浅解释。其实孔子讲的是另一番道理。人咸知目有开闭、口有吐纳、鼻有呼吸，独耳只进而不出，既无出入，能汇于胸次而无壅塞者，以具佛家“圆通”境界，“圆通”者，融汇而贯通之，未曾选择，而选择自在，如入耳有善、有恶，而耳顺之人善在而恶消，了无痕迹，非若俗人之听了风即是雨，永陷“我执”（烦恼障）之境或“法执”（所知障）之境。耳顺之人往往从容不迫，远望如木讷，谛视之，则无限之颖慧在焉。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此心已与天相侔矣，天为恰到好处，又何患逾矩，所谓自由境界乃对规律之认识，当天意与人意合而为一之时，所思、所言、所行，则中规中矩，了无间隙矣。

从上所述之修学历程，显然都是如屈原所谓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”，是一种“为己”之学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提高自我的“内美”与“修能”，没有夹杂任何其他因素。

孔子的“志道”，必有大的志向在，循“道”以行事，则是儒家的践行准则。孔子云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孔子